

陈莹,笔名莺歌。生肖兔,性别男;大学文化,中共党员;曾任教书匠,现为公务员。业余时间以笔耕为乐,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,入选过多种文集。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醉人的微笑》《春天对秋天的致意》等,曾获济南文学奖。

时人不知余心乐

□莺歌唱晚

□陈莹

路遇一位老同学,聊了一会儿,没想到他多年来一直在关注我。他问我,都这把年纪了,还经常写呀写的,不累吗?

我跟老同学打哈哈,跟“广场舞大妈”比,咱还小呢!人家起早贪黑地蹦来蹦去,不累吗?那些痴迷于冬泳、爬山的伙计,不累吗?成天在公园里嗷嗷吊嗓子的“票友”,不累吗?因为喜欢,想干的事情就变成了享受。爱好文学,总比爱好赌博强吧?

在下情趣不广,读书与写作乃最大爱好。读书多为消遣,漫无目的,不含功利,一册在手,如沐温泉,欣然沉浸其中,通体舒坦。写作只因个人嗜好,并无政治经济压力,偶有所感所悟,必当信手录之,随心所欲,散淡闲适。耕耘不拘深浅,收获不计损益,每有拙作发表,胜似意外拾金。就像歌里唱的,一片贫瘠的土地上,收获着微薄的希望。

若论起自己对于文学的喜好,似应追溯到童年。在文化几成荒漠的年代,对于能搜集到的书籍,有着近乎贪婪的渴求与迷恋。整个小学阶段,我几乎背得出语文课本里的所有篇什。缘于潜移默化,仿佛水到渠成,工作以后,读书与写作便成了主要的业余爱好。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杂文、寓言、民间故事,各



儿时读过的书籍。(资料片)

种体裁都尝试着写。三十多年的日积月累,发表过的文章已经不计其数。对编发过本人拙作的编辑和报刊,心中常怀感念。

当然,也有志趣低迷的时候。临近中年,曾感韶华已过,写作的激情一度消沉。以前用于读书和写作的时间,大都消耗于迎来送往、觥筹交错之间。时光无效流失,体重有效增加。习惯了闲适的生活,人就变得懒散了。鲁迅先生说得对,生活太安逸了,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。

由于放纵了自我,就忽略了真实的生活;因为消磨了激情,就放弃了对生活的讴歌。诸多日日夜夜,被轻而易举地挥霍一空。生活波澜不惊,视野逐渐空濛,日子近乎无聊。

然而在不少场合,朋友们还会戏称鄙人为“才子”;初次见面的伙计,也常给戴高帽子:“哟,作家,久闻大名呀!”更令我汗颜的,是有的朋友能够背诵我多年前写下的片段,堪成忠实的“荧光粉”。退休教师张诗俭,与我素不相识,竟将

我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,剪贴成厚厚一本《陈莹先生作品集》,托人转交给我。我专程登门拜望,才得知这位老人身有残疾,行动不便,令人唏嘘感动,钦敬不已。现在老人已经过世,留下的温情足以抚慰我平生。

大家的激励,重新燃起我对文学的热情。既然被称为“作家”,就应该尽作家的本分。储藏室里,有一大抱存放经年的报刊,纸张多已泛黄。这都是自己发表过的文字,不管它们多么粗浅拙劣,毕竟曾用滚烫的

心血写就。我像一个自给自足又随遇而安的农人,站在自家的粮囤前盘点一番,感觉家底虽然不算厚实,但勉强能够维持生计,于是,我重新焕发斗志,再次勤勉起来。将散落的庄稼捆成个儿,将归仓的颗粒聚成堆儿,出了两本散文集,又与人合著了几本书。这些,既是对自己业余笔耕的一个小结,也算对亲朋好友一个看得见的答谢。

“我的自选集不是选出了多少篇,而是从我的作品里剔除了一些篇。这不像农民田间选种,倒有点像老太太择菜。老太太择菜是很宽容的,往往把择掉的黄叶、枯梗拿起来再来看看,觉得凑合着还能吃,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。常言说,拣到篮里的都是菜,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这样。”汪曾祺先生这番话,幽默风趣而又朴实真切。我的文章成集,正是用了“老太太择菜”的办法。近些年我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字,多半囊括其中。尽管零七碎八,杂乱少序,但却是有感而发,蕴含真情,故而敝帚自珍,大都“拣到篮里”。

人生不易,平安是福。鄙人素无大志,不求闻达,难以割舍的兴趣唯有文学,多年来不离不弃。似我等凡夫俗子,有点儿修身养性的小情趣,过着平淡安逸的小日子,应该算是不错的生活了。时人不识余心乐,将谓偷闲学少年。在下的文字,若能引发读者诸君一丝会心的微笑,吾心足矣。



灵岩心语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人、忆事、抒怀,推出一些名家专栏,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,歌咏长清山水之美,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,为了鼓励新人,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,欢迎投稿。

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,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
投稿邮箱qwbrqc@163.com。

我与古贝美酒的情谊

□莫语

什么是情深?是感情彼此到了一定程度,表现出的依依不舍的情谊;情深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,也可能是人与物之间的。无论哪一种,都是一份情谊,一份缘分,通过感悟得到一份生活的美。

某日,恰逢二月二,朋友小聚,庆祝龙抬头。饭店不大,可口的菜不少。无酒不成席,借着佳肴,朋友问起喝什么酒时,有位年长的朋友干脆地说:“有古贝春吗?”其时,我没有表态,但朋友一言既出,我却对其没有反感,毕竟大家之间都很熟悉,对酒的品质也很熟悉,认同感博得存在感,存在感获得幸福感。于是席间,二月二龙抬头,

成为席上主题,古贝春酒成为龙抬头的润滑剂。开始一杯,聊聊几口,就感觉到了酒的醇香和惬意,慢慢的、绵绵的、柔柔的……

随着时间的推移,酒多了,话也多了,喝到兴起,一位朋友拿出手机,读了一则微信:亲,暂时放下,手里的手机;走到窗前,抬头望望蓝天!看到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完成了一个壮举——龙抬头!读完这首小诗,朋友端起斟满古贝春的酒杯,一饮而尽,并示意这就是龙抬头。借着美酒,实现了龙抬头;借着美酒,完美了朋友间的情谊。

某月,闲来无事,朋友们相约外出到武城县,品略“千年大运河,万家古贝春”的风范。步

入企业的厂区,处处感受古贝春的温馨。在广场,领袖毛主席的伟人像,高高矗立,神一般威武;身后的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诗歌,红字中透着喜气,飘逸中渗透着酒后书法的俊美。在古贝春文化馆,古贝春酒的历史渊源,酒文化的“行酒令”,“武城历史上有‘古贝州’”等内容,栩栩如生,跃入眼中;在古贝春酒文化馆,同去的文人们,在旁观、赞叹、置身其中、挥毫泼墨后,淋漓尽致,尽显快意;在席间,借着古贝美酒,大谈生活的情趣、工作的乐趣、国家的志趣。那可是内招酒啊,没有度数、没有数量、没有日期,仅凭酒友、酒仙、酒神对酒的感觉,来揣摩“低度典范,高度舒适”的内涵。

一次相聚,增加一次感情的年轮;一次品尝,增添一次芳香的醇正;一次出行,增色古贝春的陈年记忆。

某年,为了工作,赶赴基层指导工作。那时还没有八项规定,中午是可以就餐、饮酒的。上午把所有工作安排妥当,中午便有了小酌一番的机会。食堂的菜,是农家的菜,虽不是山珍海味,但忙碌了一上午的工作后,还真有点爱不释筷的感觉,席间喝的酒,我是第一次见,细长的黄色包装盒子,打开后是一个优美的玻璃瓶,修长的瓶身,瓶肩高高耸起,瓶间略略收起,瓶脚则同瓶肩相对,稳稳站立;整个酒瓶,宛如穿了身连衣裙没有系腰带,但利利索索,让人充满遐

想的少女,这款初见的美酒便是古贝春。席间的马老风趣地说:“这就是上午说的‘官腰’。”细细端详,果真如此,就像官中美女的腰,收缩有度,美感有加;再品酒质,绵柔爽口,落落大方,爱不释口。从此我们每次相逢首倡“官腰”,因为初恋的感觉很好,一直把纯真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相逢相识这么多年,真的对古贝春有了一见如故、一往情深的情谊。正如书法家舒同为古贝春酒写的《古贝春赞》诗说:“嘉樽盛宴诗兰陵,晶盅今席话武城;醇香甘冽神州誉,古贝之春运水中。”再次当座上客,端起美酒古贝春,细细品味,其可谓:武城佳酿,运河溢香,美酒古贝,情深谊长。